

懒真子录

珩璜新论

宋·孔平仲 马永卿著

上海书店

宋人小说

《宋人小说》之三

玠璜新论
嬾真子录

宋·孔平仲著
马永卿
上海书店

本书据涵芬楼旧版影印

玠璜新论·嬾真子录
宋人小说之三

宋·孔平仲 马永麟著

上海书店出版

(上海福州路401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浦江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毫米 1/32 印张 6

1990年9月第一版 1990年9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00001—2000

ISBN 7-80569-257-2/I·72

定价: 3.10元

珩璜新論

據陳伊魚校本

珩璜新論

臨江孔 平仲 毅父

漢孔安國字安國晉安帝名德宗字德宗恭帝名德文字德文會

稽王名道子字道子乃至北史慕容紹

原本作經書抄誤爲紹周非誤別
他本作紹景北史北齊書均作紹景

改尋唐明錄以
後有紹景本

宗馮子琮魏蘭根南史蔡興宗唐郭子儀辛京杲戴休

顏張孝忠尙可孤孟浩然顏見遠田承嗣田緒張喜貞字文審李
嗣業皆以名爲字

王羲之子徽之徽之子楨之王允之子晞之子肇之王晏之
子崑之崑之子陋之三世同用之字胡母輔之子謙之吳隱之子
瞻之顏悅之子愷之兩世同用之字

太史公父名談故史記無談字季布傳改趙談作趙同范曄父名
泰故後漢書無泰字郭泰鄭泰皆改作太李翺父名楚金故其所

爲原本作謂從說邪及曹鑑類說改邪文皆以今爲茲韓愈爲李賀作諱辨持言在不言

微之說故父名仲卿未嘗諱焉晉曹志者植之子也奏議原本作微

謂說均作諱案曹志傳作諱從改武帝云韓植不強不諱植字三國之時猶不諱其

君呂岱傳原本誤岱字傳作海說邪張承與岱書云功以權成是斥孫權

名也

文王可以爲文君張衡賦文君原本作居養爲我端善原本作善說邪作

據作黃類是也北狄可以爲蠻史記匈奴傳獫狁章粥居原本作君說

據作居蠻史記匈奴傳獫狁章粥居于北蠻是也二典可以爲謨馬融曰憂擊鳴球載于

虞謨注虞謨舜典是也堯典亦可謂之唐書吳陸抗傳靖謫庸違

案吳志陸抗唐書攸戒是也詔可以爲禹樂史記禹與原本作與養說

九韶之樂是也三王亦得稱帝史記夏紀帝桀是也獻俘不獨人

也物皆可以爲俘俘取也書云俘厥寶玉是也句不止于自乞也

與人亦可以稱句前漢廣川王越傳盡取善繪句諸宮人注句遣

也賄不獨賂也賜皆可以爲賄書賄肅慎之命是也診不止脈也視物皆可以爲診後漢王喬傳尙方診視寫是也餉不止飲食也贈皆可以爲餉魏文紀注以詩賦餉孫權徐孝穆有客餉鏡詩是也城邑亦可謂之幣趙世家馮原本衍字說郭錄本均無實則亭以城市邑十七幣吾國是也稱譽亦可謂之龍伯夷傳七十子之徒仲尼獨龍顏淵是也

龍不獨以譬君德凡有德者皆可以言龍也諸葛亮稽康皆號臥龍孔融龍爾衡云龍躍天衢袁宏贊武侯云初九龍盤雅志彌確樊英傳注安帝徵隱士策文云使難進易退之人龍潛不屈許劭

許虔汝南平與人

音預○音預二字說郭錄本均在與字下

人稱平與淵

原本無淵字據說郭錄本補案後漢書許劭傳有淵字

有二龍焉唐烏承玘與兄承恩亦號轅門二龍陰興謂貴人曰亢龍有悔以譬外戚之家如此之類甚多然則龍不止于君德矣父命得爲勅後漢樊重樊券諸子從勅是也叔可稱大人疎受對

疎廣云從大人議是也母亦可以

說郭錄本無以字

稱大人前漢淮陽憲王

傳張博云王

原本作主說郭錄本均作王案漢書卷四十一王傳作王從改

遇大人亦

案漢書作益

解後漢范滂就

誅與母訣曰大人割不忍之恩勿增感感是也父可以稱聖善楊

修答曹植書有聖善之教注謂武帝也人臣不嫌稱萬歲馬援傳

援釀酒享軍士軍士皆伏稱萬歲是也上父母壽可稱萬壽潘岳

閑居賦稱萬壽以獻觴是也屋之高嚴通謂之殿前漢霍光傳鴟

案漢書霍光傳作鸛

鳴殿前樹上黃霸傳郡國上計長吏一輩先上殿是也白

事丞相亦可謂之奏事魏相傳帶劍奏事是也造謁人亦可謂之

朝司馬相如傳臨叩今日往朝相如是也人臣得言垂拱薛宣自

言垂拱蒙成

原本作茂說郭錄本均作成案漢書薛宣傳作成從改

是也人臣得言端拱謝孚言端

拱嘯詠謝雖言端拱廟堂是也人臣得言諒闇山濤傳武帝詔云

山太常雖居諒闇是也人臣得稱聖君賢君晉曹據一

原本缺一字從說郭錄本

縣號曰聖君薛宣傳屬縣各得賢君是也

大禹之後二世已失邦矣

唐書

大周公之後五世已弑君矣

伯禽季公

弟漢試論公自立○漢原本作慎慎本作慎家史記魯世家作漢續改

成湯既歿則有太甲周家四世昭王五

世穆王漢高祖一傳而有呂后唐太宗一傳而有則天自古未有如本朝七聖相承而天下太平國家無事者

原本無者字從續本續字

也

前漢循吏傳云宣帝自霍光薨後始躬萬機厲精爲治五日一聽事自丞相而下各奉職而進夫五日一聽政前史以爲美談今朝廷每日御殿日幾晨乃罷可謂勤勞過于昔人矣唐文宗銳意于治每延英

續本無英字

對宰臣率漏下十一刻唐制天子以隻日視朝乃命輟朝放朝皆用隻日

漢高嫚而侮人罵詈諸侯如罵奴耳見魏豹傳此豹所以叛漢也又張耳傳張敖爲趙王高祖過趙趙王旦暮自上食體

續本作體續本作體

書作體史記文聘與漢書異此引漢書不誤

甚卑有子增禮高祖箕踞罵詈甚慢之趙相貫高趙午乃有柏人之謀夫高祖固英主然好罵害事如此

周昌以漢高祖比桀紂高祖不以爲罪壺關三老以漢武帝比瞽瞍而武帝爲之感悟可謂大度之主也

高祖時彭越無顯罪而醢之與紂脯鄂侯何異鄭當時傳高祖既得天下令諸原本不衍字從錢本刪故項籍臣皆名籍拜爲大夫當時之先鄭

君者獨不奉詔乃逐鄭君使臣名其故君之名野哉

楊子雲稱文帝之德曰罪不孥宮不女館不墳德則如此矣至如從原本作漢從錢本改漢代有天下封宋昌爲壯武侯吾竊小之爲有天

下者天命也何人力之私焉及觀齊王傳朱虛侯章親斬呂產而東牟侯興居入清帝宮帝追恨二人嘗欲立齊王乃黜其功割齊二郡王之二人自以失職奪功章先死興居遂反夫以昌嘗勸而封之章興居嘗欲不立我而黜之帝不弘矣至于露臺惜十家之產身衣弋綈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而嘗賜鄧通鉅萬又賜銅山使得鑄錢亦未得純爲恭儉也

郊祀志漢武三月出行封禪禮竝海上北至碣石巡自遼西歷北邊至九原五月復歸于甘泉百日之間周萬八千里嗚呼其荒唐甚矣

宣帝詔書好言祥瑞元帝詔書好言災異宣元父子也時代相接不應災祥如此陡變亦各繫其好尙如何耳吾嘗疑宣帝時鳳凰等瑞不應如此之多但有一端卽形之詔令大者肆赦小者猶賜爵牛酒殆有承望意旨希求恩澤而爲之者故人君好尙不可不慎

漢光武之世三公多見罪黜侯霸爲司徒薦間楊以素有譏議帝疑有姦大怒賜霸璽書云崇山幽都何可偶黃鉞一下無處所欲以身行法耶將殺身以成仁耶朱浮爲大司空帝銜原本作御錄本作銜案後漢書朱浮以言行法耶將殺身以成仁耶朱浮爲大司空帝銜原本作御錄本作銜案後漢書朱浮

衛傳注作衛案改之免後因司徒馮勤燕見乃言浮以戒之以爲死生吉凶未可知見動韓歆爲大司徒以直言免歸田里帝猶不釋原本有脫釋字

漢書僞傳復遣使宣詔責之司隸鮑永固請不能得歆及子嬰俱

自殺歆素存重名死非其罪後歐陽歆戴涉相代爲大司徒皆說原

云吳本無皆字坐事下獄死自是大臣難居相位矣見侯

光武時法理嚴察職事過苦尙書近臣乃至捶扑牽曳羣臣莫敢

正言申屠剛諫不納見中唐以封丘城門小吏欲撻侍御史見王

梁孫咸以讖爲三公見方桓譚原本作譚鄭興皆以不爲讖廢之終

身見本建武永平之間吏事刻深亟以謠言單辭轉易守長見

左雄言九卿位亞三事自明帝始有罰皆非古典章彪于章帝朝

上疏以世承二帝之後多以苛刻爲忠陳寵亦于章帝朝上疏言

前代用刑之密遂除鉗續本作鉗從漢陳寵傳鉗注引若錯諸慘酷之

科各本見

唐太宗性急其召馬周于常何家未至間遣使者四輩敦促以此

見其性之急也太宗自以三王以來撥亂之主莫已若故輕天下

士

見漢書

自謂朕爲人主兼行將相事

見後行

爲立太子投床取佩刀

自向

見魏書

刑坐入者無辜坐出者有罪

見劉義慶

唐失馭臣之

術矣代宗之于元載縱之至于已甚乃赫然發怒加以大戮妻子

并死又伐其祖父冢剖棺刑屍若能馭之于初豈至是歟

按張鎰傳肅宗引浮屠數百居禁中號內道場諷唎聞外鎰以爲未聞區區佛法而致太平唐室下衰撥亂之主顧只如此爾漢文帝封宋昌爲壯武侯唐太宗作威鳳賦賜長孫無忌可觀其量矣

唐太宗本紀太宗於建義以來交兵之處各爲碑銘以紀功德吾以此見太宗所存之淺也憲宗欲從中官吐突承璀之言於安國寺立聖政碑李絳深陳其不可憲宗從之楊瑒在官清白吏請立石紀德瑒曰事益於人書名史氏足

錢本作是案新唐書楊瑒傳與此同

矣若碑頌者徒

遺後人作町

原本作町

石耳隋秦王俊卒王府僚佐請立

碑文帝亦曰欲求名一卷史書足矣何用碑爲若子孫不能保家徒與人作鎮石耳

待士大夫有禮莫如本朝唐時風俗尙不美也張嘉貞傳姜皎爲祕書監至於杖死張九齡傳周子諒爲監察御史以言事杖於朝堂代宗命劉晏考所部官吏善惡刺史有罪五品以上繫劾六品以下杖然後奏玄宗時監察御史蔣挺坐法詔決於朝堂張廷珪執奏御史有譴當殺之不可辱也士大夫服其知體

漢亦輕殺人矣有秦之遺風主父偃以受諸侯金玃齊王自殺武帝始欲勿誅而公孫宏爭之遂族偃夫始則以爲可不誅至於誅也止其身可也而遽族滅之是漢之

上原本習在之
從錄本改

習輕於殺人也

杜周傳周爲廷尉廷尉及中都官詔獄逮至六七萬人吏所增加十有餘萬此武帝時也唐舊史萬則俊傳新書則天傳則天時國俊往廣州按流人一殺三百人則天喜擢授朝散大夫肅政臺御

史仍遣五使分詣諸道鞠流人所遣之人見國俊盛行殘戮得加榮貴乃競以殺人爲事惟恐後之劉光業殺九百人王德壽殺七百人其少者咸五百續本作百五案舊唐書高祖紀傳作五百新唐書亦云其餘亦不減五百人此作五百是人不殺狄仁傑而容蘇安恆此見武后之矯情能忍也原校注云舊史另起舊史張易之傳朱敬則之諫大爲醜訐而則天勞之賜綵百段至于續本無殘害諸李自戕其子以惡其母故公主幽閉至年四十不嫁以配當上衛士其悍鸞亦無比焉

靈帝之時可謂大亂極否之時矣然傳變斥言中宮弄權而帝識其忠廷折崔烈可斬而帝從其議雖權貴惡之不過爲漢陽太守耳

光武時尙書令甚卑申屠剛未有官徵爲侍御史遷尙書令以直諫失旨出爲平陰令乃其證也肅宗時尙書令甚重鄧壽自冀州刺史三遷尙書令帝擢爲京兆尹乃其證也

唐重內官

見例若水傳

玄宗時天下久平朝廷尊榮雖自冗官擢爲方面

皆自謂下遷若水爲汴州刺史見班景倩入爲大理卿錢于郊謂之登仙恨不得爲騶僕至德宗時刺史月俸至千緡方鎮所取無算而京師祿薄自方鎮入八座至謂罷權薛邕由左丞貶歙州刺史家人恨降職之晚崔祐甫爲吏部員外郎求爲洪州別駕使府賓僚有忤意者薦爲郎官當遷臺閣者皆以不赴取罪故李泌以爲外太重內太輕

東漢之定民籍頗若

作難

勞擾今之造戶口簿却不如也按後

漢江革傳每至歲時縣當按比革以母老不欲搖動

原本作動按錢本

江革傳作

自在轅中輓車

車字從錢本補案

不用牛馬由是鄉里稱之曰

江巨孝注云按驗以比之猶今之貌閱也夫人而閱之至於婦人之老者皆行則

錢本無則字

其勞擾可知矣

漢時婦人封侯蕭何夫人同封鄼侯樊噲妻呂須

錢本作須此與史記合

封